

第八七卷

清

中國歷代集書

李孟材題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◎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◎ 主编 李肇翔

中国历代禁书

第八七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八七卷）

十二樓

（二）

◎清 李漁 著

第四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

仕客、富商走到，净莲惊诧不已，问他甚么来由，忽然举此善念。况且湖广、山西相距甚远，为甚么不曾相约，恰好同日光临，其中必有原故。那位仕客道：『有一桩极奇的事，说来也觉得耳目一新。下官平日极好神仙，终日讲究的都是延年益寿之事。不想精诚之念，感格上清，竟有一位真仙下降，亲口对我讲道：「某处地方新建一所道院，规模已具，只少大殿一层。那位观主乃是真仙谪降，不久就要飞升。你既有慕道之心，速去做了这桩善事，后来使你长生者，未必不是此人之力。」下官敬信不过，就求他限了日期，要在今月某日起工，次月某日竖造，某月某日告成。告成之日，观主方来，与他见得一面，就是因缘，不怕后来不成正果。故此应期而来，不敢违了仙限。』

那位富商，虽然与他齐到，却是萍水相逢，不曾见面过的。听他说毕，甚是疑心，就盘问道：『神仙乃是虚幻之事，毕竟有些征验，才信得他，怎见得是真仙下降？焉知不是本观之人，要你替他造殿。假作这番诳语，也未可知。』仕客道：『若没有征验，如何肯信服他？只因所见所闻，都是神奇不测之事，明明是个真仙，所以不敢不信。』富商道：『何所见闻，可好略说一说？』

仕客道：『他头一日来拜，说是天上的真人。小价不信，说他言语怪诞，不肯代传。他就在大门之上，写了四个字云：

回道人拜。

临行之际，又对小价道：「我是他的故人，他见了拜帖，自然知道。我明日此时，依旧来拜访，你们就不传，他也会出来的了，不劳如此相拒。」小价等他去后，舀一盆热水，洗刷大门。谁想费尽气力，只是洗刷不去，方才说与下官知道。下官不信，及至看他洗刷，果如其言。只得唤个木匠，叫他用推刨刨去。谁想刨去一层，也是如此；刨去两层，也是如此。把两扇大门，都刨穿了，那几个字迹，依然还在。下官心上才有一二分信。晓得「回道人」三字，是吕纯阳的别号，就分付小价道：「明日再来，不可拒绝，我一定要见他。」及至第二日果来，下官连忙出接。见他脊背之上，负了一口宝剑，锋芒耀日，快不可当。腰间系个小小葫芦，约有三寸多长，一寸多大。下官隔了一段路，先对他道：「你既是真仙，求把宝剑脱下，暂放在一边，才好相会。如今有利器在身，焉知不是刺客？就要接见，也不敢接见了。」他听了这句话，就不慌不忙，把宝剑脱下，也不放在桌上，也不付与别人，竟拿来对着葫芦，缓缓的插将进去。不消半刻，竟把三尺龙泉，归之乌有，止剩得一个剑把塞在葫芦口内，却像个壶顶盒盖一般。你说这种光景，叫我如何不信？况且所说的话，又没有一毫私心，钱财并不经手，叫下官自来起造，无非要安置三清。这是眼见的功德，为甚么不肯依他？」说完之后，又问那位富商：「你是何所见而来，也有甚么征验否？」

富商道：「在下并无征验。是本庵一个长老募缘募到敝乡，对着舍下的门终日参禅打坐，不言不语。只有一块粉板倒放在面前，写着几行字道：

募起大殿三间，不烦二位施主。钱粮并不经手，即求檀越就往监临，功德自在眼前，果报不须身

后。

在下见他坐了许久，声色不动，知道是个禅僧，就问他宝山何处，他方才说出地方。在下颇有家资，并无子息。原有好善之名，又见他化钱财，单求造殿，也知道是眼见的功德。故此写了缘簿，打发他先来。他临行的时节，也限一个日期，要在某日起工，某日建造，某日落成，与方才所说的不差一日。难道这个长老与神仙约会的不成？叫他出来一问就明白了。』

净莲道：『本庵并无僧人在外面抄化，或者他说的地方，不是这一处，老善人记错了。这一位宰官，既然遇了真仙，要他来做善事。此番盛事，自当乐从。至于老善人所带之物，原不是本庵募化来的，如何辄敢冒认？况且尼姑造殿，还该是尼姑募缘，岂有假手僧人之理？清净法门，不当有此嫌疑之事，尊意决不敢当。请善人赍了原金，往别处去访问。』

富商听了，甚是狐疑，道：『他所说的话，与本处印正起来，一毫不错，如何又说无干？』只得请教于仕客。仕客道：『既发善心，不当中止。即使募化之事，不出于他，就勉强做个檀越，那也不叫做烧香塑佛。』

富商道：『也说得是。』两个宿了一晚，到第二日起来，同往前后左右踱了一会，要替他选择基址，估算材料，好兴土木之工。不想走到一个去处，见了一座法身，又取出一件东西，仔细看了一会，就惊天动地起来，把那位富商吓得毛发俱竖，口中不住的念道：

奉劝世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你说走到那一处，看见那一座法身，取出一件甚么东西，就这等骇异？原来罗汉堂中，十八尊法像里面，有一尊的面貌，竟与募化的僧人纤毫无异。富商远远望见，就吃了一惊。及至走到近处，又越看越像起来。怀中抱了一本簿子，与当日募缘之疏，又有些相同。取下来一看，虽然是泥做的，却有一条红纸，写了一行大字夹在其中，就是富商所题的亲笔。你说看到此处，叫他惊也不惊？骇也不骇？信服不信服？就对了仕客道：『这等看起来，仙也是真仙，佛也是真佛，我们两个，喜得与仙佛有缘。只要造得殿成，将来的果报，竟不问可知了。』仕客见其所见，闻其所闻，一发敬信起来。

两个刻日兴工，昼夜催督，果然不越限期。到了某月某日，同时告竣。连一应法像，都装塑起来。正在落成，忽有一位方士走到。富商、仕客见他飘飘欲仙，不像凡人的举动，就问：『是那一位道友？』净莲道：『就是本观的观主，道号归正。回去葬了二亲，好来死心塌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。』仕客见说是他，低倒头来，就是四拜，竟把他当了真仙。说话之间，一字也不敢褻狎，求他取个法名，收为弟子，好回去遥相顶戴。归正一一依从。富商也把净莲当做活佛顶礼，也求他：『取个法名，备而不用，万一佛天保佑，生个儿子出来，就以此名相唤，只当是莲花座下之人，好使他增福延寿。』净莲也一一依从。两下备了素斋，把仕客、富商款待了几日，方才送他回去。

这一尼一道，从此以后，就认真修炼起来。不上十年，都成了气候。俗语道得好：『浪子回头金不

换。』但凡走过邪路的人，归到正经路上，更比自幼学好的不同，叫做大悟之后，永不再迷。那里还肯回头，做那不端不正的事？净莲与归正隔了一墙，修行十载，还不知这位道友是个拐子出身。直等他悟道之后，不肯把诳语欺人，说出以前的丑态，才知道他素行不端，比青楼出身更加污秽。所幸回头得早，不曾犯出事来。改邪归正的去处，就是变祸为祥的去处。

净莲问归正道：『你以前所做的事，都曾讲过，十件之中，我已知道八九，只是造殿一事，我至今不解。为甚么半年之前，就拿定有人捐助，到后来果应其言？难道你学仙未成，就有这般的妙术？』归正道：『不瞒贤弟讲，那些勾当，依然是拐子营生。只因贼星将退，还不曾离却命宫，正在交运接运之时，所以不知不觉，又做出两件事来，去拐骗施主。还喜得所拐所骗之人，都还拐骗得起，叫他做的，又都是作福之事，还不十分罪过。不然，竟做了个出乖露丑的冯妇，打虎不死，枉被人笑骂一生。』净莲道：『那是甚么骗法？难道一痕的字迹，写穿了两扇大门；寸许的葫芦，摄回了三尺宝剑；与那役鬼驱神、使罗汉带缘簿出门替人募化的事，也是拐子做得来的？』

归正道：『都有原故。那些事情，做来觉得奇异，说破不值半文。总是做贼的人，都有一番贼智，使人测度不来。又觉得我的聪明，比别人更胜几倍。只因要起大殿，舍不得破费己资，故此想出法来，去赚人作福。知道那位仕客平日极信神仙，又知道那位富商生来极肯施舍，所以做定圈套，带两个徒弟出门，一个乔扮神仙，一个假妆罗汉，遣他往湖广、山西，各行其道。自己回家葬亲，完了身背之事。不想神明

呵护，到我转来之日，果应奇谋。这叫做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」。天也助一半，人也助一半，不必尽是诓骗之功。」就把从前秘密之事，一齐吐露出来，不觉使人绝倒。

原来门上所题之字，是龟溺写的。龟尿入木，直钻到底，随你水洗刀削，再弄他不去。背上所负之剑，是铅锡造的，又是空心之物。葫芦里面预先贮了水银，水银遇着铅锡，能使立刻销融。所以插入葫芦，登时不见。至于罗汉的法身，就是徒弟的小像，临行之际，定要改塑一尊，就是为此。写了缘簿，就寄转来，叫守院之人裹上些泥土，塞在胸前。所以富商一见，信杀无疑，做了这桩善事。

净莲听到此处，就张眼吐舌，惊羨不已。说他：『有如此聪明，为甚么不做正事？若把这些妙计，用在兵机将略之中，分明是陈平再出，诸葛复生，怕不替朝廷建功立业？为甚么将来误用了？』可见国家用人，不可拘限资格。穿窬草窃之内，尽有英雄；鸡鸣狗盗之中，不无义士。恶人回头，不但是恶人之福，也是朝廷当世之福也。

后来归正、净莲一齐成了正果。飞升的飞升，坐化的坐化。但不知东西二天，把他安插何处，做了第几等的神仙，第几尊的菩萨？想来也在不上不下之间。最奇怪者：山西那位富商，自从造殿之后，回到家中，就连生三子。湖广那位仕客，果然得了养生之术，直活到九十余岁，才终天年。穷究起来，竟不知是甚么原故。

可见做善事的，只要自尽其心，终须得福。不必问他是真是假，果有果无。不但受欺受骗，原有收聋

做哑的阴功；就是被劫被偷，也有失财得福的好处。世间没有温饱之家，何处养活饥寒之辈？失盗与施舍，总是一般，不过有心无心之别耳。

评：

贝去戎一生事迹，乃本传之正文，从前数段，不过一冒头耳。正文之妙，自不待言；即冒头中无限烟波，已令人心醉目饱。山水之喻，奇矣，又复继以阴晴；阴晴之譬，妙矣，又复继以投诚纳款。以投诚纳款喻回头，可谓穷幽极奥，无复遗蕴矣，乃又有行路一段，取譬更精。无想不造峰巅，无语不臻堂奥。我不知笠翁一副心胸，何故玲珑至此。然尽有玲珑其心，而不能玲珑其口；玲珑其口，而不能玲珑其手者。即有妙论奇思，无由落于纸上，所以天地间快人易得，快书难得，天实有以限之也。今之作者，无论少此心胸；即有此心胸，亦不能有此口与手。读《十二楼》以后，都请搁笔可也。如必欲效颦，须令五丁入腹，遍凿心窍，使之彻底玲珑，再出而镂其手口，庶可作稗官后劲耳。

萃雅樓

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

诗云：

岂是河阳县，还疑碎锦坊。

贩来常带蕊，卖去尚馀香。

价逐蜂丛踊，人随蝶翅忙。

王孙休惜费，难买是春光。

这首诗，乃觉世稗官二十年前所作。因到虎丘山下卖花市中，看见五采陆离，众香芬馥，低回留之不能去。有个不居奇货、喜得名言的老叟，取出笔砚来索诗，所以就他粉壁之上，题此一律。市廛乃极俗之地，花卉有至雅之名。『雅俗』二字，从来不得相兼，不想被卖花之人。趁了这主肥钱，又享了这段清福。所以诗中的意思极赞美他。生意之可羨者，不止这一桩，还有两件贸易与他相似。那两件：书铺，香铺。这几种贸易，合而言之，叫做『俗中三雅』。开这些铺面的人，前世都有些因果。只因是些飞虫走兽托生，所以如此，不是偶然学就的营业。是那些飞虫走兽？

开花铺者，乃蜜蜂化身。

开书铺者，乃蠹鱼转世。

开香铺者，乃香麝投胎。

还有一件生意最雅，为甚么不列在其中？开古董铺的，叫做『市廛清客』，帽子文人，岂不在三种之上？只因古董铺中，也有古书，也有名花，也有沉檀、速降，说此三件，古董就在其中，不肯以高文典册、异卉名香作时物观也。说便这等说，生意之雅俗，也要存乎其人。尽有生意最雅，其人极俗；在书史花香里面过了一生，不但不得其趣，倒厌花香之触鼻，书史之闷人者，岂不为书史花香之累哉？这样人的前身，一般也是飞虫走兽，只因他止变形骸，不变性格，所以如此。蜜蜂但知采花，不识花中之趣劳碌一生，徒为他人辛苦。蠹鱼但知蚀书，不得书中之味，老死其中，止为残编殉葬。香麝满身是香，自己闻来不觉。虽有芬脐馥卵，可以媚人，究竟是他累身之具。这样的人，不是『俗中三雅』，还该叫他做『雅中三俗』。

如今说几个变得完全、能得此中之趣的，只当替斯文交易挂个招牌，好等人去下顾。只是一件，另有个美色招牌，切不可挂；若还一挂，就要惹出事来。奉劝世间标致店官，全要以谨慎为主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个少年：一姓金，字仲雨；一姓刘，字敏叔。两人同学攻书，最相契厚。只因把杂技分心，不肯专心举业，所以读不成功。到二十岁外，都出了学门，要做贸易之事。又有个少而更少的朋友，是扬州人，姓权字汝修，生得面似何郎，腰同沈约，虽是男子，还赛过美貌的妇人。与金、刘二君，都有后庭之好。金、刘二君，只以交情为重，略去一切嫌疑。两个朋友合着一个龙阳，不但醋念不生，反借他为联络形骸之具。

人只说他两个增为三个，却不知道三人并作一人。大家商议道：『我们都是读书朋友，虽然弃了举业，却还要择术而行。寻些斯文交易做做，才不失文人之体。』就把三十六行的生意，件件都想到，没有几样中意的。只有书铺、香铺、花铺、古董铺四种。个个说通，人人道好，就要兼并而为之。竟到西河沿上，赁了三间店面，打通了并做一间。中间开书铺，是金仲雨掌管；左边开香铺，是权汝修掌管；右边开花铺，又搭着古董，是刘敏叔掌管。后面有进大楼，题上一个匾额，叫做『萃雅楼』。结构之精，铺设之雅，自不待说。每到风清月朗之夜，一同聚啸其中，弹的弹，吹的吹，唱的唱，都是绝顶的技艺，闻者无不消魂。没有一部奇书，不是他看起；没有一种异香，不是他烧起；没有一本奇花异卉，不是他赏玩起。手中摩弄的，没有秦汉以下之物；壁间悬挂的，尽是宋唐以上之人。受用过了，又还卖出钱来。越用得旧，越卖得多。只当普天下人出了银子，买他这三位清客在那边受享。

金、刘二人各有家小，都另在一处。独有权汝修未娶，常宿店中，当了两人的家小，各人轮伴一夜，名为守店，实是赏玩后庭花。日间趁钱，夜间行乐。你说普天之下，那有这两位神仙？合京师的少年，没有一个不慕，没有一个不妒。慕者慕其清福，妒者妒其奇欢。

他做生意之法，又与别个不同。虽然为着钱财，却处处存些雅道。收贩的时节，有三不买；出脱的时节，有三不卖。那三不买？低货不买，假货不买，来历不明之货不买。他说：『这几桩生意，都是雅事。若还收了低假之货，不但卖坏名头，还使人退上门来，有多少没趣。至于来历不明之货，或是盗贼劫来，

或是家人窃出，贪贱收了，所趁之利不多，弄出官符口舌，不但折本，还把体面丧尽。麻绳套颈之事，岂是雅人清客所为？」所以把这三不买，塞了忍气受辱之源。

那三不买？太贱不卖，太贵不卖，买主信不过不卖。『货真价实』四个字，原是开店的虚文，他竟当了实做事。所讲的数目，虽不是一口价，十分之内，也只虚得一二分。莫说还到七分，他断然不肯。就有托熟的主顾，见他说这些，就还这些；他接到手内，也秤出一二分还他，以见自家的信行。或有不曾交易过的，认货不确疑真作假，就兑足了银子，他也不肯发货。说：『将钱买疑惑，有甚么要紧？不如别家去看。』他立定这些规矩，始终不变。

初开店的时节，也觉得生意寥寥，及至做到后来，三间铺面的人，都挨挤不去。由平民以至仕宦，由仕宦以至官僚，没有一种人不来下顾。就是皇帝身边的宫女，要买名花异香，都分付太监，叫到萃雅楼上去；其驰名一至于此。

凡有官僚仕宦往来，都请他楼上坐了，待花已毕，然后取货上去，待他评选。那些官僚仕宦见他楼房精雅，店主是文人，都肯破格相待。也有叫他立谈的，也有与他对坐的。大约金、刘二人立谈得多，对坐得少；独有权汝修一个，虽是平民，却像有职分的一般，次次与贵人同坐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他年纪幼少，面庞生得可爱，上门买货的仕宦，料想没有迂腐之人，个个有龙阳之好。见他走到面前，恨不得把膝头做了交椅，搂在怀中说话，岂忍叫他侧身而立，与自己漠不相关？所以对坐得多，立谈得少。

彼时，有严嵩相国之子严世蕃，别号东楼者，官居太史，威权赫奕。偶然坐在朝房，与同僚之人说起书画古董的事。那些同僚之人，都说萃雅楼上的货物，件件都精，不但货好，卖货之人也不俗。又有几个道：『最可爱者，是那小店官，生得冰清玉润。只消他坐在面前，就是名香，就是异卉，就是古董书籍了，何须看甚么货！』东楼道：『莲子胡同里面少了标致龙阳，要到柜台里面去取？不信市井之中，竟有这般的尤物。』讲话的道：『口说无凭，你若有兴趣，同去看就是了。』东楼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等退朝之后，大家同去走一遭。』

只因东楼口中说了这一句，那些讲话的人，一来要趋奉要津，使自己说好的他也说好，才见得气味相投；二来要在铺面上讨好，使他知道权贵上门，预先料理；若还奉承得到这一位主顾，就抵得几十个贵人，将来的生意不小。自己再去买货，不怕不让些价钱。所以都分付家人，预先走去知会，说：『严老爷要来看货，你可预先料理。这位仕宦不比别个，是轻慢不得的。莫说茶汤要好，就是送茶陪坐的人，也要收拾收拾，把身材面貌打扮齐整些。他若肯说个「好」字，就是你的时运到了。难道一个严府，抵不得半个朝廷？莫说趁钱，就要做官做吏也容易。』

金、刘二人听到这句话说，甚是惊骇，说『叫我准备茶汤，这是本等；为甚么说到陪坐之人，也叫他收拾起来？他又不是跟官的门子，献曲的小唱，不过因官府上楼，没人陪话。叫点点货物，说说价钱。谁知习以成风，竟要看觑他起来？照他方才的话，不是看货，分明是看人了。想是那些仕宦在老严面前极口

形容，所以引他上门，要做「借花献佛」之事。此老不比别个，最是敢作敢为。他若看得中意，不是隔靴搔痒、夹被摩疼，就可以了得事的，毕竟要认真舞弄。难道我们两个家醋不吃，连野醋也不吃不成？」私自商议了一会，又把汝修唤到面前，叫他自定主意。汝修道：「这有何难。待我预先走了出去，等他进门，只说不在就是了。做官的人只好逢场作戏，在同僚面前逞逞高兴罢了。难道好认真做事，来追拿访缉我不成？」金、刘二人道：「也说得是。」就把他藏过一边，准备茶汤伺候。

不上一刻，就有三四个仕宦随着东楼进来。仆从多人，个个如狼似虎。东楼跨进大门，就一眼觑着店內，不见有个小官，只说他上楼去了。及至走到楼上，又不见面，就对众人道：「小店官在那里？」众人道：「少不得就来。没有我辈到此，尚且出来陪话，天上掉下一位福星，倒避了开去之理？」

东楼是个奸雄，分外有些诡智：就晓得未到之先，有人走漏消息，预先打发开去了。对着众人道：「据小弟看来，此人今日决不出来见我。」众人心上都说：「知会过的，又不是无心走到，他巴不得招揽生意，岂肯避人？」那里知道，市井之中，一般有奇人怪士，倒比纱帽不同：势利有时而轻，交情有时而重。宁可得罪权要，不肯得罪朋友的。众人因为拿得稳，所以个个肯包，都说：「此人不来，我们愿输东道，请赌一赌。」东楼就与众人赌下，只等他送茶上来。

谁想送茶之人，不是小店官，却是个驼背的老仆。问他：「小主人在那里？」老仆回话道：「不知众位老爷按临，预先走出去了。」众人听见，个个失色起来，说：「严老爷不比别位，难得见面的，快去寻他

回来，不可误事。』老仆答应一声，走了下去。不多一会，金、刘二人走上楼来，见过了礼，就问：『严老爷要看的是那几种货物？好取上来。』东楼道：『是货都要看，不论那一种。只把价高难得、别人买不起的，取来看就是了。』二人得了这句话，就如飞赶下楼去，把一应奇珍宝玩、异卉名香，连几本书目，一齐搬了上来，摆在面前，任凭他取阅。

东楼意在看人，买货原是末着。如今见人不在，虽有满怀怒气，却不放一毫上脸。只把值钱的货物，都拣在一边，连声赞好。绝口不提『小店官』三字。拣完之后，就说：『这些货物，我件件要买。闻得你铺中所说之价，不十分虚诬。待我取回去，你开个实价送来，我照数给还就是了。』金、刘二人只怕他为人而来，决不肯舍人而去，定有几时坐守，守到长久的时节，自家不好意思。谁想他起身得快，又一毫不恼，反买了许多货物，心上十分感激他。就连声答应道：『只愁老爷不用，若用得着，只管取去就是了。』东楼分付管家，收取货物，入袖的入袖，上肩的上肩，都随了主人，一齐搬着出去。东楼上轿之际，还说几声『打搅』，欢欢喜喜而去。

只有那些陪客，甚觉无味，不愁输了东道，只怕东楼不喜。因这小事料不着，连以后的大事都不肯信任他。这是患得患失的常态。

作者说到此处，不得不停一停，因后面话长，一时讲不断也。